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　2025年6月9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　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人生憑闌處

如果愛

童心

30多年前，剛剛入讀中學的我，被老師推薦代表學校參加寫作競賽。那次的題目是《落葉》。考場裏，沒有一般的場景描寫中的橋段，什麼「同學們咬着筆，鎖緊眉頭、冥思苦想」、什麼「只聽見教室裏沙沙沙地寫字聲」都沒有。很多人看到題目後，下意識的動作，就是把目光投向窗外。我明白，作為喜歡寫作的同齡人，大家應該知道，寫作是需要靈感的，那種感覺的捕捉和醞釀，比教科書上刻板地要求我們要抓緊時間拿起筆去「列提綱，搭框架」重要得多。

那是9月的午後，陽光很好，北溫帶高緯度的秋天，已然來臨。課室外的院落裏種着高大的白楊樹，秋天的葉片，有些綠着、有些泛黃。而我，收回目光的那一刻，竟然神差鬼使地讓眼睛掃了題目下面簡潔的要求之最後4個字：「體裁不限」。我一下子有了感覺：我要寫首詩！這種叛道離經的想法真的是有些「離譜」，因為對於12歲的中學一年級學生來說，課堂上根本還沒有學過寫詩，況且，這代表學校參加競賽，應該用最有把握的方式去「贏」。我是在父親的書架上，偷偷地讀過席慕容、汪國真、舒婷……大部分讀不懂，但喜歡裏面的感覺。

我很快就完成了這首題為《落葉》的小詩：

落葉——樹枝撒下的淚滴，既已落下，何須再彎腰拾起；與其肩負苦澀的回憶，不如走向明天，沐浴春雨。

半個月後，這首臨場發揮的叛道離經的幾行，不但得了金獎，還在《中國中學生報》上變成了鉛字。

我時常想，在那個秋日的午後，究竟是什麼讓我完成了這樣一首幾乎影響了我一生寫作的作品？答案似乎是對生活的愛，給了我靈感、力量和表達的慾望。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，在觀察生活中尋找靈感，在體悟生活中深刻思想，在表達生活中完成一次又一次創作的過程，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那一首名為《落葉》的小詩，聚集了我少年的眼眸中最純粹的光亮，凝結成我力求上進的心緒中最純淨的傾訴，然後帶着我對生活的憧憬與愛，從內心到筆端，傾瀉而出、恣意流淌。

每每回想起這個歷程，我都為自己在那樣的年紀、能夠無意中參悟文學和生活和愛之間的聯結而感到無比慶幸。

心窗常開

高人高見

潘金英

楊興安最近受某謾罵而引致文壇論爭，其實文人抱異見爭論事，古今皆見，我不理。但因楊興安是我碩士班大師兄，事件引致我憶起昔日讀澳門大學之往事：

楊師兄和我都與饒宗頤教授結緣，他因林佐翰而認識饒教授，我原是由饒教授指導寫碩士論文的，後來他把我轉介給羅慷烈教授。

真巧呀！羅教授正是楊兄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。

為何我和饒教授有緣無分？而師兄跟我都和羅教授結緣呢？原因是我愛書畫篆刻，饒教授高人高明，推介我去跟仰慕書畫了得的羅慷烈教授。

我最初想研究中國的教育，想以平民教育家葉紹鈞為範疇，但饒教授三言兩語打殘我，他問我：

1.你識日本文否？你看了多少篇日本人寫葉聖陶的論文？

2.你有何高見是和他們所寫的不同？你的論文對讀者有何增益？

3.你說欣賞葉氏教育金句：教，是為了不用教。因他自學成功你想研究他，但你絕不敢說自己有什麼新創見？我引薦你跟羅慷烈教授寫論文，你轉題目吧！

唉！原本饒教授指導我，竟就此別過我了。

我跨出饒門檻，越過羅湖橋，感恩遇見大師兄，他和我同受業於羅教授了。

高人高見，羅教授聞楊興安喜歡看武俠小說，就叫他研究唐代豪俠，嘩！好主意，真厲害！

我人蠢，那時根本有眼不識泰山，不知饒、羅兩人皆德高望重大學問家。我羨慕師兄平地就得好題目，找到研究出路；而我還未有方向，不知怎辦！羅教授就提點我說：「如果你能另闢蹊徑開拓新路，寫些從來沒有人研究過的論文，肯定能成功。」

噢！羅教授高明，一言驚醒我這夢中人，我那刻即請示他問：香港暫時沒有人研究兒童文學，不知可否試下這方面呢？

教授首肯，認為兒童文學是新路，鼓勵我去馬，但注意「為學當如金字塔，要能博大要能高」，既然我去上海交流時仰慕上海各名家，宜把香港兒童文學作家概括引入，再聚焦研究最重要的一位，打出香港自己的品牌。

我感恩高人指點，決志研究香港的何紫與兒童文學，後碩士論文寫成功了。

我佩服大師兄博學多才，憶昔顧今，很珍惜碩士時光及文人風骨，心想文壇爭拗自古皆有，真金豈怕洪爐火？

師兄不必傷神痛心，害人者終害己，惡人先告狀，世人見得多。世間真正文化人，心眼雪亮，忠奸分明，小人作假不得，下場不會好！

●楊興安（左二）與文友。　作者供圖

琴台客聚

兩女童水陸揚威

潘國森

香港免費電視台的體育新聞實在令人非常、非常失望！報道美國籃球、國際網球、高爾夫球賽等重要比賽項目很合理，播放澳洲足球賽果就太過濫竽充數了。最過分的，是不重視中國體壇有大突破的重量級新聞發生。如果不是智能手提電話普及，再加網絡資訊平台無遠弗屆，我們人在香港若只看電視的話，就要錯過兩位中國女童分別在陸上運動和水上運動的驕人成就！

2024年巴黎奧運，年未滿20周歲的中國男子泳隊成員潘展樂勇奪兩金，震撼體壇。今年則有12歲女童于子迪在全國游泳冠軍賽200米蝶泳奪標，是小孩參加成人組大賽奪魁。小姑娘不單止破了同齡女運動員的紀錄，還比同齡男運動員更快！到了2028年洛杉磯奧運于小妹才15歲，可以預期她有衝金的實力。香港的電視體育新聞怎麼可以隻字不提呢？買不到有畫面的轉播權，也可以弄一幀硬照說說故事吧？

中國泳隊長期受到體壇上美歐強權針對刁難，被誣衊服用禁藥。自從潘展樂一戰成名，在全體中國泳隊成員長期充分合作，坦然接受不公平、不合理的頻繁藥檢之下，類似的迫害將要絕跡。後起的師弟師妹可以在更公平的環境比賽為國爭光。倒是近日某國有人提議辦一個不限制服用藥物的運動會，或許他們對中國運動員是雞蛋裏挑不出骨頭，乾脆破罐破摔，暴露他們在操控國際體育機關的卵翼之下，疑似長期有組織濫用藥物的真面目。美歐亦有人公正看待中國泳隊質的飛躍，如潘展樂、于子迪等新一代中國飛魚的基本功扎實，泳姿高效、技巧出色，才是致勝的關鍵。

田徑賽上則有16歲的浙江女中學生陳好頡締造佳績。當今男女子短跑競爭激烈，中國跑手這方面並沒有特別大的優勢。不過起碼由過去中國人、以至亞洲人全面缺席頂級決賽，到男女短跑都能在決賽亮相，並有挑戰獎牌的可能，進步可謂神速。

清末民初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梁啟超先生曾有言：「少年智則國智，少年富則國富，少年強則國強，少年進步則國進步。」近年中國少年的綜合體魄可說是實現了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，有評論說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小孩營養到位、運動到位，平均身高和體重自然輕易超過了父母的一代。「東亞病夫」什麼的，都成為了歷史。

百家廊

野花浩瀚

易玲

午後習慣去河邊林蔭道上走一走。道旁有綠柳、有白楊、有翠柏、有青松。它們高大粗壯，枝葉繁茂，組成綠色的屏障。在它們腳下的泥地裏，長着許多野花野草，有的圍繞樹根長成一圈，宛如精美花籃；有的沿道路邊緣長成一線，宛如刺繡花邊；有的沿空地鋪展成片，宛如碎花地氈。

我喜歡這些野花野草，它們品種繁多，怡然雜處，姿態萬千。它們藐小卻堅韌，平凡卻耐看，常常勾留住我的腳步。我總忍不住蹲下身來凝視它們、撫摸它們、拍攝它們，並不知不覺就微笑起來。

為了多識草木，我特意下載了一個識花軟體，每當發現一種新的野花野草、每當認出一種新的花草的名字，我都很高興，像是結識了一位新朋友。我能準確叫出它們的一些名字，比如薺菜、牽牛、蒲公英、紫花地丁等，但還有一些我不確定自己認得對不對。比如飛廉、大薊和刺兒菜，它們同屬菊科，花朵長得頗為相似，都像一個個紫紅色或粉紫色的小刺球，叫我難以區分。更難區分的是菊科的另一些野花，如黃鶴菜、屋根草、山柳菊、旋覆花、一年蓬、中華苦蕒菜……它們花朵的形貌都比較相近，都是花瓣繁複的圓圓一小朵，顏色或黃或白，或有黃有白。

其實這麼表述菊科植物的「花瓣」「花朵」是不對的。比如，蒲公英的小黃花，看起來是由很多花瓣組成的一朵，實則那「一朵」是幾十上百朵花聚攏在一個花托上，每一個所謂的「花瓣」都是一朵完整的舌狀花，共同組成「一朵」總的頭狀花序。當你看到「一朵」蒲公英花，其實看到的是一大束花。菊科花朵大多如此。

不管我認不認得出這些野花的名字，都不影響我對它們的喜愛。

這些野花大多是花也是菜，是草也是藥。它們幼小時，是人們舌尖上的春天。比如蒲公英、柳蒿芽、灰灰菜，早春它們剛探頭，成群結隊的人便對它們展開地氈式採挖，洗淨後端上餐桌。但無論人們採挖得多麼仔細，採挖了一輪又一輪，過些天，它們還照常出現在河灘上、田野裏、樹根邊，乃至出現在牆角、磚縫、台階缺口處。彷彿它們默默分好了工，一部分為人們提供飲食和藥用價值、一部分負責美學和生態價值，頑強地堅守土地，執着地點綴土地，並肩負種子傳播的重任，且在季節輪轉中化作春泥更護花。

它們有它們的奉獻精神，它們有它們的生存智慧。

這些野花有的名字十分樸素，開出的花朵卻十分美麗，如八寶、婆婆納、酢漿草、泥胡菜、耬斗菜等；有的名字十分形象，花如其名，如半邊蓮，花瓣均偏向一側；旋覆花，「花淡黃綠繁茂，圓而覆下」，故名旋覆；有的名字十分雅致，倩影頻頻出沒於古老的詩文，如葶藶、卷耳、紫蘇、薤白、蓬蘽、商陸、紫菀、水蓼等等。

我恰好途經了這些野花的盛放，它們讓我看到了腳下生命的蓬勃、讓我看到了微觀世界的美好。

在我眼裏，它們絲毫不遜色於任何名花異卉。

對於土壤的瘠沃，氣候的寒暖，環境的美醜，這些野花好似毫不在意。它們彷彿美而不自知，因而不自矜。它們彷彿沒有心事，只顧專心活一回。無須任何人力幫助，只要有一點點泥土，它們就會落地生根，或一枝一朵、或一簇一叢、或鋪天蓋地，盡展芳華。似乎有多大面積的土地，它們就能鋪繡出多麼浩瀚的花海。

我喜歡給這些野花拍照。它們是螞蟻的叢林、是甲蟲的樂園、是馬路的花邊、是大地的刺繡。為了拍好它們，我需要蹲下來，乃至趴下來。有時我會等風來，攝錄它們在風中的優美舞姿；有時我會等風停，這樣才能對焦清晰。偶爾我會等來一隻蜜蜂或蝴蝶、等來一隻蜻蜓或麻雀，動與靜的生命在鏡頭裏交融，讓我內心的歡喜無限放大。

袁枚說：「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。」的確，這些野花無論身姿多麼嬌小、多麼纖弱，它們也自信挺立；無論人類是否關注、是否欣賞，它們也愉快綻放。它們從泥土塵埃中鑽出來、從枯枝敗葉中鑽出來、從磚縫瓦礫中鑽出來，它們的精緻美好與足下環境形成對比、形成反差。它們會讓你覺得，大自然是多麼的精彩與博大啊！它們會讓你感嘆，生命是多麼的豐富與美好。

翠袖乾坤

賞遊跑馬地

余似心

特區政府、旅遊當局、各區代表和私人組織都同心協力，積極落實「香港無處不旅遊」的理念，為香港旅遊經濟大展拳腳。近年旅客來港，已追求更高層次的認知，深度遊成了各地遊客，尤其是內地旅客所鍾愛。對香港這中西匯集，蘊含獨特文化的小島，發展各區和不同主題的「多面睇」，最合適不過，也最能讓世界認識香港。

習慣上，旅客來港前都會在不同的平台搜集資料，以找尋最具吸引力的景點，加深了解其背景。最近《灣仔之友》、《跑馬地居民聯會》及文化科技創新者《賞遊科技》合作推出「街坊好賞你@跑馬地」計劃，經已上線，以創新科技重新定義文化旅遊。

跑馬地沒有港鐵站到達，自成一角卻造就其自家特色，加上跑馬之地，又備受矚目。是次推廣是運用文化科技平台「賞遊地App」和「賞遊地微信小程序」、紀錄短片、AI文化大使，配合本土藝術家創作的牆繪和跑馬地約會地圖等，發掘及推廣跑馬地蘊藏的歷史與街坊小店故事，藉此協助當地商戶建立全球連結。以科技把香港社區文化推上國際舞台。

「賞遊地」文化科技平台的AI會協助本地商戶以多種語言敘述品牌故事，加深國際及內地旅客對跑馬地的了解，當中包括來自加拿大、香港、韓國、西班牙策劃和拍攝的4部關於跑馬地的微紀錄片，展現跑馬地的歷史文化與社區特色。片中會串聯20多個富有道地精神的地標店舖與歷史景點，如香港首個墳場、百年廟宇與教堂、老街坊食肆，以及代代相傳的大排檔等。

透過數位科技，這些文化資產將以更立體、深入的方式呈現給世界各地的旅客，包括本地其他區的居民，活化跑馬地的旅遊經濟，大家在假日不妨也依照賞遊地圖去遊覽跑馬地。

●跑馬地導賞圖。　作者供圖

網人網事

AI式「老有所依」

狸美美

在剛剛閉幕的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展上，最讓人眼前一亮的是一系列「AI+養老」的智能產品。這些創新之作，不僅展示了人類科技的進步，更第一次讓「老有所依」不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優雅落地。

比如，有一張內置了傳感器的智能床墊，能夠實時監測老人的壓力分布，再利用AI算法預測並預警褥瘡等早期症狀。褥瘡是長期臥床老人最常見、最棘手的健康隱患，傳統護理往往只靠護工的經驗和定時翻身，難免疏漏。智能床墊的出現，將被動護理轉為主動預警，讓醫療介入變得更及時和精準。

這種科技賦能下的智慧醫療，不僅減輕了護理人員的壓力，也提升了護理質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賦予了老人更多的安全和尊嚴。讓健康問題不再被動地等待爆發，而是主動被科技「看見」、提前防範，正是「老有所依」的現代詮釋之一。還有一款通過簡單AI小遊戲進行認知障礙評估的「遊戲機」。老人只需玩幾局小遊戲，AI便能通過分析其反應速度、記憶力、判斷力等多維數據，對認知能力變化進行科學評估。遊戲化的方式，打破了傳統評估的枯燥和緊張，讓老人更願意參與，也更容易早期發現認知問題。這種理念的轉變，正是科技帶給養老行業的溫柔革命。

再比如，有一款生成式AI情感陪伴機器人，不僅擁有與家人相似的外形和聲音，還能全天候與老人聊天互動。對於獨居或子女不在身邊的老人來說，孤獨往往是最難以忍受的情感困境。AI機器人通過深度學習、自然語言處理和個性化定制，能夠提供情感上的回應與安慰，甚至能逐漸了解老人的喜好和習慣，成為他們的「老友鬼鬼」。此時，科技已悄然越過實用邊界，涉足了人類情感最深邃的領域。

也許有人會覺得「這『數字孝子』的畫面過於淒涼和荒誕」，還會擔心科技讓人變得疏遠，甚至取代親情。但孤獨的並不是你，當現實生活中的客觀困難確實無法很好解決時，讓老人先通過AI充實快樂起來，比站在道德高地上表達無解的擔心重要得多。要實惠不要口號，正是AI為「老有所依」賦予的全新定義之一。

「老有所依」，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照顧，更是心理上的慰藉、健康上的保障以及尊嚴上的守護。科技的進步，尤其是AI的深度應用，讓這些原本遙遠的願景加速逼近了現實。在社會壓力和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下，科技無疑是解決養老問題最有力的支持者。

但是，我們亦須清醒，科技不是萬能的，它終究無法替代人類間的關愛和陪伴。再炸場的黑科技也仍然只是物性對人性的一種試探性填補——至少現在還是。科技為「老有所依」鋪就了新路基，卻遠非終點站。孤獨的靈魂可以被模擬音慰藉一時，但真正的依歸處終將指向更複雜深邃的人心——至少現在還是。

AI式「老有所依」下，我們最重要的可能不再是對抗衰老，而是重新學習如何老去。

信而有征

慾望捕手

劉征

阿加莎的偵探小說《四魔頭》中有4個惡人，其中的第四號人物是一個精於易容的人。但是他不像常人那樣，偽裝是為了逃避那個不堪的自己。這位易容者是為了別人才易容的。具體來說，每當你身邊發生什麼異常事件，他就作為信使或者解答疑難的角色翩然而至。你一看到他就有了答案，然後懸着的心就放下了。這時候，我就想到了很多有易容者的電視劇，當中的這類人物總是充當類似的角色。

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這種他人對你的利他行為並不是好事，反而需要被警惕。因為他之所以將自己異化成一個你需要的人，從根本上是為了引導你步入歧途。也就是說，這些易容者善於發現他人的慾望，並對這一慾望加以利用。就像電影《封神》中的妲己，她在最開始的時候就被紂王認出來了她妖怪的身份，但是紂王不捨得離開她，因為她呼應並誘導了他身上的慾望。倒行逆施的紂王於是不再是一個蠢蛋，而是一個慾望屈服者。這顛覆了一貫以來紂王作為暴君的無來由性，使之成為一個凡人。

在阿加莎的《四魔頭》裏，這個邪惡組織也有洞察人心的能力。他們最擅長做的事，就是去發現他人的軟肋，並通過滿足這些喜好來達到控制他人的目的。其中一個情節是，四魔頭為了誘捕大偵探波洛和他的助手黑斯廷斯，他們就做了很多調查，比如這二人的性格、喜好，乃至身世。他們發現，黑斯廷斯喜歡紅髮美女、注重感情，就利用紅髮美人吸引黑斯廷斯，用他妻子的安危來脅迫這個可憐人。對待聰明的波洛，他們則利用他的強迫症和自負感，設計最嚴密的陷阱來令波洛上當。

這讓我想起最近一種很流行的精神病症——自戀型人格障礙，他的自戀是先完全滿足你的所有幻想，並讓你離不開他，之後才忽然抽離自己，讓你失去自己的愛。然後，你就會為了自己的慾望去追回他，從此令自己在愛情當中顯得卑微。這裏面最有意思的是，你會發現這位捕獲你感情的人，恰好是釋放了自己的一個分身。然後，這個分身就成了他的人質。他從此便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。每當你不聽從對方的訓導，他就不讓你見你最開始喜歡的那個愛人。於是，你便屢屢受制於人，最終，他對你予取予求。

然後我就發現，無論是《四魔頭》，或者是《封神》，抑或是面對自戀型人格障礙有可能喪失自我的恐懼，它們都是一個道理。在這種邏輯當中，警惕慾望是所有故事給出的告誡。因而，這些故事均可以被納入到現代性文化範疇之中。

但是我有時候會想，警惕慾望是不是就會奏效。倘若我們相信慾望作為人的一種本能存在，就像佛洛伊德和拉康將慾望與性慾、記憶與夢境等對象進行勾連，以期望抓住慾望本身，類似這樣的操作會達到它的效果嗎？其實不用想那麼多。阿加莎借助她的大偵探波洛給出一個答案。波洛在《四魔頭》中說：「它能夠使我們更加強大。」在這種慾望捕捉和抵抗的關係當中，我們會逐漸清晰地看到我們所渴望的，並通過自我調整，讓我們成為更加強大的人。而這段經歷，因為它是我們一生當中難得一次的衝昏頭腦，它就久久地不能被我們遺忘，因為它攪動了我們的心弦。